

幻之光

幻の光


[日本] 宫本辉 著 林青华 译



幻之光

幻の光

[日本] 宫本辉 著 林青华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幻之光/(日)宫本辉著;林青华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3
ISBN 978-7-5321-5015-1

I. ①幻… II. ①宫… ②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71348 号

MIYAMOTO Teru
MABOROSHI NO HIKARI

Copyright © 1979 MIYAMOTO Teru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
MIYAMOTO Teru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
AGENC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3-460 号

总 策 划: 黄育海

特约策划: 李建云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张志全

幻之光

〔日〕宫本辉 著

林青华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 字数 51,000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15-1/I·3940 定价:18.00 元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

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

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、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。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

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势必会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

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语所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

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

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。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

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目录

001	幻之光
055	夜樱
075	蝙蝠
094	卧铺车厢

幻之光

昨天，我三十二岁了。从兵库县的尼崎嫁到奥能登^①的曾曾木这个海边小镇来，整整三年过去了，所以，与你死别差不多已有七年。

像这样坐在二楼窗边，沐浴着温暖的春日阳光，看着平静无波的大海，看着他出门工作的车子在蜿蜒的海边公路远去，变成豆粒般大小，不由得觉得身体像回复蓓蕾状态一样，硬生生收缩起来。

家公对我说：嘿，这边极少见的、绿色、单调的海上，有变作一团、闪闪发光的部分吧？像大群的鱼从海底冒起来，在波浪与波浪之间露出背鳍，其实那没别的，只是细波的集合。有时光点在海面跳跃，那只是一部分细波一齐发光，但肉眼看不见，于是就骗取了身在远处的人的心。我不大清楚它怎么骗人的心，但说来我确实有无数

次，动辄出神地盯着那些细波光群看。也许家公想说，在附近一带从没遇上捕捞大丰收的、落魄渔民的惺忪睡眼中，那细波是险恶的，令人一瞬间做起梦来。听了这话，我感觉在我而言还有别的意义。但只是那么觉得，我还不清楚，那究竟是什么。

曾曾木是个一年到头大海喧嚣的穷镇子。冬天，来自日本海的风太强劲，雪也被刮得远远的。也有海水比雪和空气暖和的原因吧，绝大部分的雪，还没来得及堆积就被风刮跑了。因为这样，无论是雪多大的年头，海岸边上始终只有斑斑驳驳的积雪。只有滔天浪声、飞沫和寒风一起，如湿乎乎、黑乎乎的尘埃一般涌起。

越过邻居屋顶，可以看到流过镇西的町野川注入曾曾木港，只有那一带，是这一海岸最像样的沙滩。其余即使是浅滩，也尽是岩石，不适合海水浴。锯齿状的海岸线，从西端的猿山灯塔延续到东端的狼烟灯塔一带，各处渔港现在已是名义上的，几乎没有船出海打鱼。在这个曾曾木港，也有两三只小渔船丢在沙滩上，船名也消退得差不多

① 奥能登：日本地名，指石川县能登半岛最北部，行政区域包括珠洲市、轮岛市和凤珠郡。曾曾木归轮岛市管辖。

了。不习惯的人，哪怕只为了听听海浪声而特地深入此地的游客，半夜里也会被浪涛声吵醒，叫苦不迭。而今天却不知为何，风平浪静，阳光灿烂，除了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声音，和邻居晾晒东西的响动之外，一片寂静。

这样的日子极为难得，本应晾晒被褥和坐垫的，但我还是觉得疲倦，无心做任何事情。你弓着背走在雨后铁轨上的背影，浮现在我心头，挥之不去。我带着勇一嫁来关口民雄家，一年过去，两年过去，无论如何还是不能停止内心里的喃喃自语——从你死的那一天不知不觉延续下来的。我想象着，仿佛在做一個傻瓜才做的梦：从轮岛来的巴士停在曾曾木口，应已死了的你从车上下来，勇一看见你的身影，激动地跑来告诉我。我闻讯胸口一热，哆嗦着跑向汽车站——我一再窥视周围，怕被人看到自己的嘴唇在喃喃颤动。

在这里，正当年的人全都到大城市去了。光靠渔业撑不起来，狭小的田地种稻米又挣不够一年的生活费。运气好、在附近政府单位或邮局之类工作的人极少，其余在本地就没有工作岗位了，所以，男男女女从初中、高中一毕业，就去远方找工作。没有年轻人，连四五十岁的男子也

留下家人，去东京或大阪工作。在这里面，我们一家还算走运的。民雄在轮岛一家大的观光旅馆做厨师；另外，家里春夏两季把二楼两个房间和楼下一个房间划作民宿，由我来管。虽然总不够钱花，好歹家人能在一起生活了。民雄性格温和、为人老实，他和前妻生的孩子友子也很亲近我。可就这样子，我还一直悄悄跟你说话——丢下老婆和吃奶的孩子，说死就死的你。

很早以前，我俩还在二十上下的时候，你曾看着我眼睛下方散布的雀斑，用你独特的、好像看着别处的视线盯着我，这样说道：“由美子，你不会别处还藏了许多雀斑吧？”

那是自小要好的你头一次对我说怪怪的话。那一瞬间，我心窝子猛地一紧，脸上装作不好意思地对你笑笑；我原以为明白你的话，直到你无端端自杀死掉，在多次想起你的日子里，才慢慢明白过来，你那不是说女人的身体方面。我原先一直以为，是跟你十指相扣就会有感觉的、自己女性的部分，还没在一起就被你说中了，真是好烦恼。那些雀斑的意思，也越想越复杂，也就越来越不明白你自杀的理由了。